

本劇影電

餓人行

編剛永吳

續二

「死！那個孫子王八蛋不怕死，不過一天祇吃些烤麵包，白開水，活活地餓死，那才難受呢！」

醫生笑了：「那決不能餓死你的。」

殷先生說：

「唉！烤麵包，白開水，多可怕！我想也不敢想，想着也害怕！」

殷太太厲聲說：

「你想活下去，就得聽醫生的話，要不然我一個人到美國去也！」

殷先生祇好點了點頭說：

「好，也好，隨便你們怎麼擺佈我罷！唉？烤麵包！白開水！你們想，一個人受得了嗎？」

殷太太的愛狗小莉莉看他幾乎要哭，就對他汪汪地叫了幾聲，殷先生見了牠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「小莉莉！你比我福氣，你有牛奶沖雞蛋，小半肝和魚肝油拌飯吃，我呢？烤麵包！白開水！……」

殷先生越說越傷心，幾乎淚隨聲下。

第七場 韓阿根的頭與麵包之間

韓阿根嘆到一股焦香，原來是站在一家麵包店門口，櫥窗裏滿是糖果，蛋糕，麵包，他想着個仔細，砰然一聲，原來在他的額頭與麵包之間，是隔着一塊厚玻璃的，韓阿根臉緊貼着玻璃，給店裏的夥計看見了，指給另一個說：

「你看這癩三的脸蛋滑稽？」

「倒很像電影裏的韓阿根！」

警察走過，漠然地看他一眼，他打了個寒慄，又收了下褲帶，急忙走開。

第八場 殷先生也在挨餓

殷先生面對着烤麵包，白開水發怔，小莉莉倒在一邊享受着小牛肝拌白米飯，殷先生央求着女護士說：

「密斯護士小姐，請你去給我拿一點牛油跟菓子醬，帶一瓶啤酒來更好，在樓下冰箱裏勞駕；勞駕？」

女護士笑着拒絕說：

「醫生沒有開照過，我不敢作主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！行個好罷！」

「這個我要負責任的！」

「請你馬馬虎虎就這一次，下不為例，醫生知道了，由我自己負責，其實吃了也不見得真會死的。」

「那麼我去同你太太商量商量，去請示一下醫生好麼？」

殷先生一賭氣就又嚷嚷說：

「算啦，算啦！原來你們都是串通了想餓死我的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紀，漂漂亮亮的人兒，心腸也會這樣地硬！哼！」

殷先生又連想到小莉莉身上罵牠說：

「哼！你有飯吃，我倒沒有！」

拿起一個枕頭擲過去，駭得牠鑽在椅子底下亂叫，倒惹得護士小姐笑不可仰。

「殷先生，我勸你把麵包吃了罷，餓肚子是不大好受的。」

殷先生咆哮說：

「我倒要學學甘地的絕食！看你們再敢不給我東西吃！哼？烤麵包，白開水。我說什麼也不吃！不吃！不吃！」

第九場 韓阿根想在垃圾箱裏找點東西吃

韓阿根在街頭巷尾徘徊，飢腸轆轆，褲帶無可再收，祇好去參加在那些飢餓的難童羣裏，到人家後門口的垃圾箱泔水桶裏去搜索，想找出些可以果腹的東西，好容易韓阿根在垃圾箱找出半截乾陳的麵包，正在欣然自得，

楊樹蔭醫師

上海 整容 醫院



羅舜華小姐
經本院改造楊氏雙眼皮術

專 整

雙眼皮術

高鼻術

斜視

小眼

假眼

眼瞼

眼瞼

眼瞼

眼瞼

眼瞼

眼瞼

斜白眼矯正

高鼻術

缺嘴改正



後術手例下

前術手例下

地址 南京路二三三號哈同大樓 電話 一三六四四

「一撿罷！這年頭討家口包飯的還會有朋有的！」
韓阿根正撿了一只空飯桶在手裏，聽了這話，也祇好望桶興嘆。

殷先生餓得真難受，當着女護士的面前，眼看著盤子裏的烤麵包不拌意思吃，趕她離開屋子的當兒，伸手抓來狼吞虎嚥地吃下去，忽兒聞啞得眼睛翻白，好容易用開水吞化下去，居然還打了一個飽呢，他深深地舒了口氣，自言自語說：

「真奇怪，麵包從來沒有這麼好吃過！」
女護士又回來，殷先生看見她的眼光注意到茶几上的麵
包盤子，不覺有點不好意思，搭訕着說：

「奇怪！這屋子裏也會有耗子的，胆子可真不小，跟着就把兩塊麵包拖走啦？」

「小莉莉見了耗子怎麼不咬牠的！」

「狗怎麼會拿耗子呢？小莉莉吃飽了才不管閒事吶」

「那只耗子大概相當地大吧？」
「噯……不小！不小！」

殷先生兩塊麵包下肚，暫時算吃饱了，又連打了幾個飽呃，看見那女護士笑得很嫵媚，不禁心猿意馬，就說：「密斯護士小姐，像你這樣天真爛漫，活潑美麗，爲什麼又要幹這一行呢？」

「我想祇要不出賣自己的靈魂，那一行職業都是神聖的？」

「甯？對，對極了，我真欽佩你……我很想聘你做我的終身護士。好到美國去過一輩子，在火奴魯魯，我已經置下了產業，希望你……」

殷先生正說得高興，恰巧殷太太拿着張晚報推門進來，殷先生懾於雌威，把頭縮進被裏，蒙被而睡，嘴裏

「這是晚報上的消息，還會假的麼？」
殷先生接過晚報，略一翻閱說：

「反正他是自殺，又不是我們叫他去死的，」活該。

殷先生不出聲，女護士接着說：

「殷先生說是給一只大耗子拖走了。」

——聽他胡說！這屋子那兒會有刺子？刺子還是他自

韓阿根頓得發昏，天色漸晚，街上一個小販向路人兜售專治消化不良的胃藥，可是來去匆忙的路人，誰也沒有理睬他，他看韓阿根站在一邊，就說：

「靈不靈當場試驗？」

朋友，假使你沒有錢，就白送你一包，專治消化不良。

良，靈不靈……」

韓阿根那裏還有好氣，咆哮說：

「去你的吧，老子今天還有東西進過口，胃裏連鐵也消化得了。」

小販給他罵得目瞪口呆，半天不得出聲，韓阿根也黯然倚在牆上心裏在追憶過去在監獄裏的生活，出獄以

後雖然鬧得要離子散，孑然一身，可是在獄裏，每個號子裏都擠滿了人，寒夜裏可以彼此依偎着取暖，每頓米飯倒

也能捱腸子肚，他回憶起這甜蜜的過去，真叫他黯然消魂，想起今後漂泊的生活，飢寒交迫，如何過得了這寒冬，倒不如隨便闖一闖，去哈爾濱謀生去，可以得央豆朋

的生活問題，可是一個人想鬧禍，說容易也並不太容易，他想鬧進一家飯館裏，庸庸夫夫地吃一頓，然後付

不了錢，一定會抓進獄裏去他罵着自己說：

……（未完）



糖 鼠 老 米
糖 捲 果 水
· 售 有 處 到 ·